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隋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德林

二

奏定輿輦制

周魏興輶乖制

隋書禮儀志五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高祖從之又見通典六十四

復魏收議齊書起元事書

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尙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曰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已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苦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賜筆贊成而已竊謂前二條有益于議仰見謹言寫呈

隋書李德林傳

答魏收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輶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已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于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于舜攝竊曰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曰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俗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已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

使人君體元。呂居正蓋史之婉詞。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呂魏爲漢賊。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晉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且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并呂爲戮。賊亦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卽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呂正始。或呂嘉平。東晉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呂刊木著于虞書。龜黎見于商典。呂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呂後朝創業之迹。斷人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呂前。惟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

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同上

霸朝雜集序

巍已陽烏垂曜微蘋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觀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得參可封之民爲萬物之一其爲嘉慶固呂多也若夫帝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于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效力于時種德積善豈皆比于稷契計功稱伐非悉類于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質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睿后旁資羣傑牧商鄙賤唇鈞幽微化爲侯王皆由此也有教無類童子羞于霸功見德思齊狂夫成于聖業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質爲臣遇高世之才連宵接席皆可召翊亮天地名流鍾鼎何必蒼

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軒爲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

之謀乎至若臣者本慙賓實非勳非德廁軒冕之流無學無才處

裁文之職若不逢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百辟

才悉兼人收拙里闈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稼安

得出出入閭閻之間趨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階侍聖王之側樞機

帷幄霑及榮寵者也昔歲木行將季涼闌在辰火運肇興羣官總

已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日兩朝文翰臣兼掌之時溥

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殊朝夕填委簿領紛紜羽書交錯或速

均發督或事大滔天或日有萬幾或幾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

營區宇吐無窮之術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

曉諭公卿訓率士之濱責反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

國承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終之禮報羣臣之令有憲章古昔者

矣有隨事作故者矣千變萬化譬彼懸河才陰尺日不棄光景大

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者盡聞、近聽百王、未見者皆見、發言吐論、卽成文章、臣染翰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勳之化、老人覩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聞而不達、恩情稟聖、多必乖舛、加召奏闕、趨墀盈懷、滿補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景忘餐、或連宵不寐、召勤補拙、不遑自處、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忘、運籌建策、通幽達冥、從命者獲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變大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爲純粹、化行道洽、其在人文、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謨、成湯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已加也。屬神器大寶、將憑明德、天道人心、同謨歸往、周靜南面、每詔褒揚、在位諸公、各陳本志、聖書表奏、羣情賜委、臣寰海之內、忝曰一民、夙趨之誠、切于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比夫潘勖之冊魏公、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

李清書思
所享作非

人內手捫心夙宵慙惕微書露板及召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潤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雖詞彌辭藻而理歸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釐已還至于受命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爲五卷云爾

情書李
德林傳

天命論

粵若遼古立黃肇闢帝王者神器厥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爲也龍圖鳥篆號謐遺跡疑而難信缺而未詳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煥乎繩素欽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貽謀長世莫過于文武大隋神功積于文王天命顯于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興之庶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呂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易曰崇高富貴莫大于帝王老子謂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則名虞與唐美兼二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唐虞

之美蕃育子孫用表無窮之祚。逮皇家建國初號大興箕子必大之言于茲乃驗天之眷命懸屬聖朝重耳區區豈足云也。有娀玄鳥商召興焉姜嫄巨跡周召興焉邑姜夢帝墮召興焉古今三代靈命如一木支種德奕葉丕基佐高帝而滅楚立宣王召定漢東京太尉關西夫子生感遺籙之集歿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勳于魏室建茂績于周朝啓翼軫之國肇炎精之紀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載誕之初赤光滿室流于戶外上屬蒼昊其後三日紫氣充庭四鄰望之如鬱樓觀人物在內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懷忽覩爲龍懼而失抱帝驚動數旬方始痊復又嘗寢于其室家人間反正見一龍口太祖神異也世塗不測竅比丘尼智先保養智先禪觀靈雅有玄識云此子方爲普天慈父護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須憂也帝體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龍自通天角洪大雙上樞骨蟠迴抱目口如四字聲

若鍾鼓手內有王文及受九錫王生文加點乃爲主昊天成命干
是乎在顧盼閑雅望之如神氣調精靈括囊宇宙威範也可敬慈
愛也可親早任公卿聲望自重周齊王憲謂晉蕩公曰觀隋公神
采恐不爲人臣晉公徐納其言將加不利賴大將軍侯羸固諫乃
止憲及內史烏丸軌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氣調風流合散敬服竊
聞世議慮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頭額但宜爲將不須異意待之
相者來和謂帝曰觀公骨法必爲王者但願保愛聖躬道士張賓
亦言公相是帝王名當圖籙龍飛紫極莫忘臣帝憂懼謙退深自
晦跡鄴城內學人陸叡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
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爲天子昨在路瞻仰
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後歲當來觀耳謂其所親曰爾無輕
言爲貴人患害撥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干內大象
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揚州總管平晝寢息似睡若見數龍繞身其

夜又夢一龍來入被臥帝又常出長安城東獵馬上息懷在濟生
民之相夜夢一長大人素服冠幘謂帝曰時未至及欲作相夢人
云時今至矣天求民主不顯肇至當晉蕩執國及建德之時君異
則天臣非佐命猶嫌謙應何日云忘我皇外總方面入司文武具
興王之表蘊大聖之能或氣或雲陰映于廊廟如天如日臨照于
冕軒內明外順自險獲安豈非萬福扶搖百祿攸集有周之末朝
野騷然降志執鉤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上帝得其氏誅姦逆于
九重行神化于四海于斯時也尉迥據舊齊桀世之都乘新國易
亂之俗驅馳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
乘連率之威憲全蜀之險御六兵舉眾震蕩江山鳩毒巴庸蠶食秦
楚此二虜也窮凶極逆欲剝削鴻溝之地閉劍閣之門皆將長戟強
弩睥睨宸極窮漳河而達召滻海連岱岳而距華陽迫脅荆蠻吐納
江漢佐鬪嫁禍紛若蝟毛骨履腸間不容瞞爾乃奉殞戎之命

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推轂分闢、一麾召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
蕩滌天壤之遠、規摹指畫之神、造化召來、弗之間也。光照前緒、固
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音、三靈顧望、萬物影響、木運告盡、寰宇
克讓、天厭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識之文、順億
兆之詣、披肝瀝膽、晝歌夜吟、方屈箕願之高式、允幽明之願、基命
定命、如瓦如升、唯帝居歆、創業垂統、殊徵號改服色、建都邑、敘倫
倫、薄賦輕徭、慎刑恤獄、除煩苛之政、興清靜之風、去無用之官、省
相監之職、奇才閒出、盛德無隱、星精雲氣、共趨走于階墀、山神海
靈咸變理于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淵、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
之外、悠悠沙漠、區城萬里、百蠻之廣、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
所未賓、屈膝頓頰、盡爲臣妾、殊方異類、書契不傳、梯山越海、貢賑
奉費、欣欣如也、巢居穴處、化召宮室、不火不粒、訓召庖厨、禮樂極
天地之因、律呂節寒暑之候、制作評垂衣之後、淳粹得神農之前、

遨遊文雅之場出入杳冥之極合神謀鬼通幽洞微羣物歲成含生日用飲和氣自得沐玄澤而不知也丹雀爲使玄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珍木奇草望雲觀海應化歸風備休祥于圖牒聲幽遐而戾止猶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藉勢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軻稱仲尼之德過于堯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備王佐之才黑不代蒼泣麟歎鳳栖栖汲汲雖聖達而莫許也蚩尤則黃神抗衡共工則黑帝勍敵項羽誅秦摧漢宰割神州角逐爭驅盡威力而無就也其餘欲起妖妄何足數乎賊子逆臣所亡爲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牽逐鹿之邪說謂飛鳬而爲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誠三監懷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魄算妙識真人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

民福祿蟬聯，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夷菹醢，歷代共尤。營逆凶邪，時煩獄吏。其不戒慎何哉。蓋積惡既稔，心自絕于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于誅戮。天奪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羣神正直。耳目鑒于率土，賞罰參于國朝。輔助一人，覆育兆庶。豈有食人之祿，受人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殲盡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遠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樹。上書削藁，位尊而心愈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恩之曰懼，道高守之曰恭。克念于此，則姦回不至，事乃畏天。豈唯受禮，謙光滿覆。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眾星拱極。在天成象，夙沙則主。雖愚蔽民，盡知歸有。苗則始爲跋扈，終而大服。漢南諸國見一面，曰從殷。河西將軍帶五郡而臣漢，故招信順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陳國者，盜蠶江外，民少一郡，地減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獻土銜璧，乞同普天。乃復養喪家之疾。

遵顚覆之軌，越超吳越，仍爲匪民。雖時屬火道，偃兵舞戚，然國家當混一之運。金陵楚珍滅之期，有命不悟，斷可知矣。防風之戮，元龜匪遙孫皓之族，守株難得，迷而未覺，諒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聞君子之論也。文苑英華七百五十一又見隋書李德林傳蘇文類聚十皆有刪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薛道衡

道衡字立卿河東汾陰人魏常山太守孝通子仕齊爲彭城王
濱司州兵曹從事授奉朝請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卽位遷太
尉府主簿武平初除尚書左外兵郎待詔文林館直中書省拜
中書侍郎參太子侍讀入周爲御史二命士後還鄉自州主簿
入爲司祿上士大象末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
史隋初坐事除名尋除內史舍人遷吏部侍郎復坐事除名配
防嶺外徵還直內史省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進位上開
府仁壽中出檢校襄州總管煬帝卽位轉潘州刺史入拜司隸
大夫賜死年七十有集三十卷

晏喜賦

榮孝王子帝孫，藉寵承恩，名高西漢，禮盛東藩。引雍容文雅之
客，坐檀欒脩竹之園。水逶迤而繞砌，風清冷而入軒。直凝神而迴
眸，乃惆悵而興言。顧謂枚乘曰：「子聞氣序環周，人生若浮，補天立
地之聖，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土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東流。韓王
酸棗之觀，荒疏蕪漫；楚國陽臺之雲空，見塵埃固可。」呂縱志縱心。
呂遊已逸，窮宴樂于長夜。混是非而爲一，于時霜重庭蘭，秋深氣
寒，橫長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團圓。乃有丹墀縹壁，柘館椒宮，徘徊
冗轉，掩映玲瓏。妖姬淑媛，玉貌花叢，織女下而星落，姮娥來而月
空，澄妝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風。圓雲刻雷之樽，瀆桂釀花之酒。
拭珠瀝于羅袂，傳金杯于素手。初學記

因聘陳奏請責陳主稱藩

江東蕞爾一隅，僭擅已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苻姚慕
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

兩立務在兼并所召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下聖德天挺光膺寶
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
使請責呂稱藩

隋書薛道衡傳

爲敬謹考狀

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隋書循吏柳儉傳肅河東蒲坂人仕隋有更
墳大業中遷潁川郡贊勞胡東都陽帝令道

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謂曰

弔延法師書

八月二十三日辭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
能已已惟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
宏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
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鍾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
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
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重興卓

爾繙林、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仰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
藉召宣揚、信足召追蹤澄化、超邁安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
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
具體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恆懨、往矣柰何、無常柰何、疾廬不獲展
慰、但深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辭道衡和南。釋藏輕九廣弘
明集二十四

隋高祖文皇帝頌

并序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
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鶴居鷇飲、不殊于羽
族、取類于毛羣、亦何貴于人靈、何用于心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
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
道爲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廟、然陵
替于三五、憊德于干戈、秦居閨位、任刑名爲政本、漢執靈圖、雜霸
道而爲業、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

鮑之羣五都遺黎踐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水運據崤函未
正滄海之流詎息崑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之一朝者其
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
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
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異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
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爲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
蒼廩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鉛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
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皆
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授手應
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
工而殄蚩尤翦猰窳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
未踰時妖逆咸殄殄廓氛霧于區宇出黎元于塗炭天柱傾而還正
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颡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

聲萬姓所召樂推三靈于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
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號因庶
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
景于日月內宮外座取法于辰象懸政教于魏闕朝羣后于明堂
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獮獮孔熾其來自久橫
行十萬樊噲于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召陷沒周齊兩盛競結
旄頭嫖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于山東不能止其貪
暴炎靈啓祚聖皇馭寓運天策于帷幕播神威于沙朔櫛塞罷裘
之長皆爲臣隸瀚海蹄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
分南北天隔内外談黃旋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峻恆有僭僞
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
彼黎獻獨爲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廟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

受服出車、一舉平定干是人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爲家、萬里爲
宅、乃休牛散馬、偃武修文、自華夏亂離、積年代久、迭戰爭之具、
家習澆僞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
定五禮、申敕太子、改正六樂、玉帛鉶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
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食、憂百
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
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于容止、聞一愆犯、歎深于在子、薄賦輕徭、
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庶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
隱、恩加禽獸、胎卵于是獲全、仁露草木、牛羊所召勿踐、至于憲章
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厲情、決斷于俄頃、故能彝倫攸叙、上下齊
肅、左右絕詔諛之路、搢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終
日乾乾、誠慎于無極、陶黎萌于德化、致風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
邇岳牧、僉召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王之盛典、宜其

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爲稱首天子爲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爲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爲小巍巍蕩蕩無得呂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于穹壤和氣薰風充溢于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于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而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始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荆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寢空見衣冠之遼若乃降精燭怒飛名帝篆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濟國安人六合八絃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哉樂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宇侔三皇

而竝五帝豈直錦銖周漢么麼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子清
廟九德之歌無絕于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于形器懿業遠大豈
盡于揄揚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驅丹陛一辭天闕
在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草蟲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
堙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
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楚然乃作頌曰

悠悠哉遠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
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
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啓仄厯發迹幽方并吞戎
僞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尙阻區域未康句吳闢越
河朔渭濱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
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迴生神謀
獨斷輝彰善吏凶清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

全隋文卷十九

七言律

五

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
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衡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仰
河翰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播帝德遐暢稽類
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卦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
微長鯨漏網授鍼天人豁然清蕩載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被
書軌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已安上樂已移風憂勞庶績矜
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
熙阜虔心恭已奉天事地協氣橫流休徵紹至壇場望幸云亭虛
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跡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
知來藏往玄覽幽境鼎業靈長洪基隆盛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
辨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敎百年尙想
徵圖永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文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
頌用申罔極隋書詩道術傳文苑英華七百七十二

老氏碑

自太極權與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
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呂財成庶類亨毒羣品有人民
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遼古夏巢冬穴靜神息智鶴居鷗飲大禮
與天地同節非析疑于俎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于鍾鼓達
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醨之變于是
儒墨爭鷺名法竝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
其軒先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
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
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古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
表耳鼻之奇踏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編紀歷
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
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

眾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已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鶴駕往來、紫府金鑿、玉酒漣漪、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鷺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春凋茂、非蟬蛻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之形、雖復微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散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鏡衛籞、聖德會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逝、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鵠跡、黃延姦宄、鄭阻兵禍、大縱毒盤、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機槍而埽除、仗旄鉞而斬伐。其工旣翦、重立乾坤、茲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

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祇膺冊讓升泰
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吳
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邇南辟茂存創迭惜十家之產
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
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鴦升降靈
臺豈更營于鳩鵠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于寤寐棘林
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非縷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
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攷集羣典石渠璧水闡揚儒業
綴五禮于將壇正六樂于已廟總章潤志之音太師成功之頌承
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
洪基克隆鼎祚重召維城盤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
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潤塗納烝民于壽域旄頭
垂象窮髮成形僕儉作思其來久矣無上等召制之用下策而難

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蕃請頌、稽額款塞、匍匐投掌。
牂柯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竝入提封。閩越句吳、不
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禔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
雄競逐、秦居閭伍、漢雜霸道、魏氏則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戎狄。
降斯召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
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
著天性、已效微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
露凝甘、遍于竹葦、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曾之鳴、五緯叶
珠囊之度、信可已揚鑾勤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
己自牧、爲而不宰、尚安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當
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
屬神之禪、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
座、麋鹿從倚、華蓋屬璫、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

史武陵公元胄攷其故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鄙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柿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禁廢景瞻星擬玄圃召疏基橫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桷森柯相扶方井圓淵參差交映尊容肅穆僕衡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滴瀝降而成響清心潔行之事存玄宇一之傳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于王者真福資于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圓丹青鏤金石不可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取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巨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憇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

智斷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
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
長地久小茲五嶽臨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
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
易靈廟淒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
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
沙蟠木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臚納貢王會書琛青瑩
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懸太上乃建清
祠式圖靈狀原隰夾壘亭皋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
風露淒清僊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除福明靈至神不測埋
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蟠

天壤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八

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呂清潔制幣太牢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蓋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喪道。彝倫攸斁。天隔内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器。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言念蒼生。情深矜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冒頓呼韓歲時拜謁。僞陳蕞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流江左。冤結人神。上轉皇情。義申弔伐。猥蒙朝寄。撫盡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四瀆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謹申薦禮。惟神尚饗。

初學記六

祭江文

維開皇九年行軍元帥晉王謹。呂太牢之奠。敬祭南瀆大江之神。仰惟靈性包平智。德擅靈長。上膺東井。下紀南國。引雙流而分九派。長四瀆而納百川。自晉永嘉。乾靈落綱。蕞爾吳越。僭僞相承。陳

全隋文卷十九

薛濬

九

賊叔寶世濟其凶毗庶爲其塗炭人神所呂怨憤忝司九伐清彼
一方分命將士乘流南渡仰憑靈祐咸蒙利涉今申命蒼兕躬總
精銳直趨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竄于洲渚惟蓋靜于波濤江表
克平海內清泰謹申禮薦惟神尚享

初學記六

薛濬

濬字道隣道衡從子周天和中襲父珍爵虞城侯歷納言上士
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轉考功侍郎

臨終遺弟謨書

吾亡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
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
就業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因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
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
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廬申哀訴是

用扣心泣血、質氣摧魂者也。既而瘞巨塚深，不勝荼毒。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于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隋書辭

薛德音

德音，道衡從子，爲游騎尉，遷著作佐郎。後仕越王侗、王世充，至

黃門侍郎。

案隋書薛道衡傳從子德音有雋才，越王侗承制王世充僭號，書羽檄皆出其手。

爲越王侗下書李密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方足，稟氣食毛，莫不盡入提封，皆爲臣妾。加召寶旣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

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㠭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案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起非常逮于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鉏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霑厚遇賜已婚媾置之公輔位專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呂此下材夙蒙顧盼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卽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爲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

犬戎之于周代釁孽之極亦未是過朕所已刻骨虧心飲膽嘗血
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已大寶鴻名不可
顛墜元兇互得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
此今者出黼宸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眾忍淚治兵
指日專征已平大盜且化及爲立秦王之子幽遏比干囚拘其身
自稱霸相專擅挺干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慙
色玄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已我義師順彼天道
梟夷醜族匪夕伊朝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
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孽若火焚毛鋒
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
進已此眾戰已斯順舉鼙山可召動射石可召入泥擁此人徒皆
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滯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
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整飭自應解甲倒戈冰消葉散且聞

化及自恣。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讐雪恥，梟轄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欽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衛軍機，竝受魏公節度。隋書越王侗傳

凡因從駕在賊所者，一召原免罪，悉不論。已詔魏公埽平之日，縱受賊官，明非本意。忽因請計爲憲苦戰前，自拔赴官軍者，量加爵賞。表其誠節。朕初卽大位，克在進賢。比來擢引勳舊，皆糜好爵，其從駕朝士，雖未至東朝，皆遞授官職，不爲異等。父兄子弟，咸亦引擢。内外朝集，一依官品祿廩賜物，准舊給之。務在哀矜，俾無困乏。

蓋關豫所哀者，士庶後唯望天鑒前，有此一段。

爲越王侗別與李密書

皇帝敬問太尉尚書令東道行軍元帥上柱國魏國公司農卿李儉等至覽表具之。公巨厚地鴻林冠冕當世，連城重價領袖一時。

加。已博學令聞，雄才上略，捐紳攸仰，雅俗傾心。朕昔居藩，卽久相欽尚，眷言敬愛，載勞夢想。常恨已事塗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鬱紆何已！今屬王室，不造賊臣，口難南征，不反蒼梧。末歸雖地承丕緒，應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飲瞻宮闈之中。公孝義爲心，聞于遠邇，仁恕待物，形于內外。且卿相之門，克昌自久。高祖撫運之年，明聖在藩之日，非爲義合，實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時，威足夷難，奮高世之略，動勤王之師，經綸國家，雪復讐恥。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懷，必可暗寄，故馳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詞高理至，義重情深。孰對循環，已悲已慰。昔韓信之道合漢南，賣融之功成河右，已古譬今，萬分非一。今日已前，咸共刷蕩，使至已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併公匡翼。九伐之制，委公指揮，皇靈在上，幽祇在下，福謙禍盈，天道常數。公率義取口，翦戮兇醜，朕與天下共賞之。宇文化及滔天構逆，傾覆帷幕，朕與天下共誅之。且聞

元兇初謀，誑惑內外，及行大禍，盛忽極理。僞文霸相據有宮闈，文武官人凡有所職，心痛鼻酸，聲徹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師，撫无妄之眾，頽山壓卵，覆海經營，不俟終日，元功必建。朕亦口口委公。公呂裏懷付朕魚水一合，金石不移。卽是韓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縱欲存高揖，呂謝古人，而古往今來，彼何人也。道高者不呂務俗，爲累德厚者不呂名實爲心。公運此謀，缺除彼僭亂匪躬之節，出于世表。豈呂名秩而挂雅懷，但功高茂賞，義弘往策，屈已從務，亦達者之心。故有今授恩體之耳。旣彼此義合，觸類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舊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須行詔敕，待報卽送告身，務在機權，勿爲形迹。知摧破兇徒，已大果意于洪達，是起聳之黨，擒獲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秦命延刻，待公東行事畢，返旆西討，剋復閩河，躊躇可待。司農卿李儉尋旣將君意遠來，非無勞止。所呂並遞授官，呂答來覲，總戎之

處去此稱遙東望風煙情深爲劇秋首猶熱戎畧務殷念保千金
慰茲延望隱若敵國非獨祖賢今與公合圖是亦幽明注意公其

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銀青光祿大夫大理卿張權等指宣

壘關鑑又通鑑

一百八十五引今日召前至委公指揮三十二字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高勸

勸字敬德渤海蓚人齊天保中襲父岳爵清河王除青州刺史歷右武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齊亡入周授開府儀同三司大象中檢校揚州事隋受禪拜楚州刺史轉光州刺史加上開府遷洮州刺史

請伐陳表

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往賢之雅誥是曰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召六師之伐皆所召盧一寓內匡濟羣生者也自昔晉氏失馭天綱絕離羣凶于焉蠭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際運拔起細微藉頃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

其昏虐，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尙方役徒，積骸千數。疆場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宇。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烽燧日警，未召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厭亂德，妖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剗人肝腎，祠天狗或自捨身。已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薦發，天時人事，昭然可知。臣已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卽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驚怯，請效鷹犬。隋書高勣傳勣上取陳五策又上表

奏後主

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堪，卽退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北首城一戰，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

書濟

高勣傳太后至
都勣因奏後主

高構

構字孝基，北海人。仕齊，歷州主簿、河南王參軍、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入周，爲許州司馬。隋受禪，轉冀州司馬，徵拜比部侍郎，轉民部。遷雍州司馬，轉吏部侍郎。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遷盩厔令。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爲吏部侍郎。召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後召老病解職。大業七年卒，年七十二。

武鄉兒姓判

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㠯武爲姓。北史七十七，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痘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榜判。

辛德源

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齊吏部尚書術族子。天保中，爲奉朝請，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待

詔文林館尚書考功郎中中書舍人入周爲宣納上士隋初隱
林慮山蜀王秀請爲掾轉諮議參軍有集三十卷

幽居賦

見隋書辛
德源傳

姜肱贊

姜肱澹雅昆季遺榮同衾協好比德齊聲戰勝而悅嘉遯已貞孤

舟直邁卷跡滄溟

初學記十七

東晉庾統朱明張臣尉三人贊

運遘屯凶三孤丞立離禽嬰鳴邂逅同集式穀既熟和響具翕肇

彼遠岐泯焉齊入

同上

詩詠張仲今也朱明輔財敦友衣不表形寘妻屏穢棠棣增榮臣
尉邈然醜類感誠

同上

崔儦

儦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北齊光祿大夫瞻從弟初舉秀才爲

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侍詔文林館歷尚書郎齊亡歸
鄉仕郡爲功曹補王簿開皇中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歷員
外散騎侍郎仁壽中卒官

署戶

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

北史二十四崔儦傳少呂讀書爲務負特才地大署其戶

魏澹

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北齊特進收族弟爲博陵王濟記室
歷琅邪王儼京畿鎧曹參軍武平初轉殿中侍御史除殿中郎
中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入周爲納言中士隋受禪出爲行臺
禮部侍郎除太子舍人遷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有後魏書一
百卷諸書要略一卷集三卷

鷹賦

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

虞者之多端。運橫羅弓。羈束綵輕絲于雙臉。結長皮于兩足。飛不
遂于本情。食不充于所欲。逸翰由其暫斂。雄心爲之自局。若乃貌
非一種。相乃多途。指重十宗。尾貴合盧。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
劍利。腳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
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圓如卵。
臆闊頸長。筋麤脰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事用。俱爲絕伴。或
似鵠頭。或似鵠首。赤睛黃足。紺骨小肚。懶而易驚。姦而難誘。住不
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
頸猴立。是爲無病。廁門忌大。結肚惡軟。縱不欲絕。背不宜喘。生于
窟者。則好伏巢于木者。則常立雙骹。長者。則起遲。六翮短者。則飛
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鵠。千日成蒼。
雖曰排虛。性殊眾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得人則馴。
擾養。雖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必高迥。屋必

華寃薑召取熱酒召排寒羨須溫煖肉不陳乾近之令狹靜之使

安

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減其肉肌羸骨

初學記作賜

瘦心

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初學記三十御覽九百二十六

謝陳主餞送啓

敬奉弘慈曲垂餞送

隋書潘徽傳

啓用敬字議

曲禮注曰禮主于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

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

已敬爲輕竟何所據

隋書潘徵傳魏澹聘陳陳人使徵接對之澹

徵已爲伏奉爲副敬奉爲

輕鄙其啓而不奏澹立議

魏史義例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

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已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已太子之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于策卽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已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要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范睢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

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于三王此卽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

鏡也。魏氏平文。呂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極崇高。達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緒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已外。未之敢聞。

其三曰。臣已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呂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于驪山。厲王出奔于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已勸善懲惡。貽誠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竝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

沒者乎今所撰史分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E
明據實敘于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

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敝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

其五曰壇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召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睢云春秋

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召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繙而述之，觀覽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也。

司馬遷創立紀傳，召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閒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隋書魏源傳又略見北史五十六

杜臺卿

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北齊衛尉卿弼子，爲奉朝請。歷司空西閣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兼尚書左丞。周平

齊歸里開皇初徵拜著作郎有玉燭寶典十二卷集十五卷

淮賦并序

古人登高有作臨水必觀焉吟詠比賦可得而言矣詩周南云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風云涇渭濁湜湜其沚衛風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云豐水東注惟禹之績周頌云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鮀鱈鯀鯉魯頌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賦濫觴之源也後漢班彪有覽海賦魏文帝有滄海賦王粲有游海賦晉成公綏有大海賦潘岳有滄海賦木玄虛孫綽竝有海賦楊泉有五湖賦郭璞兼包化產略無所載齊天統初呂敷府詞曹出除廣州長史經淮陽赴鎮頻經利涉壯其淮沸浩渺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聞見追而賦之曰

美大川之爲德、諒在物而非假、決出元氏之鄉濫、流桐柏之下、始

經營于赤位終散漫于炎野

初學記六

羅鵠尋卵而逐害

大觀本草十九

李行之

行之字義通、小字師子、隴西狄道人、魏定州刺史韶孫、仕齊歷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兼青州長史、周平齊、官爲東宮府司寺下大夫、隋受禪、封固始縣男、除唐州下澨太守、稱疾不行。

臨終自爲墓誌銘曰

隴西李行之、召某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頑德高風、有領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召爲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于其間哉、乃爲銘曰

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

北史傳序

李元操

元操趙郡柏人人魏征南將軍騫從子本名孝貞字元操避隋祖諱禎因改稱字仕北齊爲司徒府參軍射策甲科拜給事中歷太尉府外兵參軍中書舍人出爲博陵太守遷司州別駕除給事黃門侍郎周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初轉吏部下大夫靜帝初授上儀同三司隋受禪拜馮翊太守遷蒙州刺史徵拜內史侍郎出爲金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爲周宣帝祭比干文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姦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槩秋天
義皇日來一人而已見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日爲
將九原不作恨溪千古聊申薄祭君其饗諸初學記十七誤引
李元操爲陳人

郎茂

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北齊鄧州長史基子爲司空府行參軍

遷保城令。入周授陳州戶曹屬臺州總管府記室衛州司錄衛國令。入隋爲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仁壽初領大興令。煬帝卽位。遷雍州司馬。轉太常少卿。拜尚書左丞。晉陽畱宇。坐事除名。徙且末尋追還。卒年七十五。

登隴賦

佚文

奏劾宇文愷于仲文競河東銀窟

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召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穢。寂爾無間。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天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間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召貽範庶寮。納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隋書

傳

李謗

謗字士恢。趙郡人。仕齊爲中書舍人。入周。拜天官都上士。隋初

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封南和伯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通州刺史

上書言公卿子孫不得嫁賣父祖妓妾

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近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于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綵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婢已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資稼隋書李譯傳北史七十七文苑英華六百八十六

上書正文體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

示召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誥、鑄銘皆召褒德序賢明動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矜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召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卯、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召倣謨爲清虛、召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己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偪、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

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纏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袁華法說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

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擅落私門不加收齒其

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敎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卽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隋書李謗傳北史李謗傳通典

十六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九

奏原牛弘等正樂不成

武王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隋書音樂志中

通典一百四十二文帝詔太常牛弘等正樂積年不定帝怒尋奏

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于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召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召恬嘿見遺是召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之色強干橫請唯召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句檢之功謹訴揩墀之例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驕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點召懲風軌隋書

李譯傳

重穀論北史七

韓鳳

鳳字長鸞，昌黎人。初爲烏賀貳大賢眞正都督，襲父永興爵高密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中除侍中領軍，封昌黎郡王。加特進領軍大將軍。齊亡與後主俱爲周軍所獲。後仕隋爲隴州刺史卒官。

奏誅崔季舒張雕等

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井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

北齊

書出崔季
舒傳

奏誅南陽王綽

此犯國法不可赦。

北史五
十二

潘子義

子義長樂廣宗人。仕齊爲散騎常侍，歷周入隋，官至尚書右丞。遺郎基書。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北齊書郎基傳基顏令
寫書播子義曾遺之書

全隋文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十一

賜進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劭

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七世孫齊河清中僕射
魏收辟開府參軍天統中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武平中遷
中書舍人入周不調隋受禪授著作佐郎母憂起爲員外散騎
侍郎拜著作郎煬帝卽位遷祕書少監有齊志十卷隋書六十
卷讀書記三十卷舍利感應記三卷

請變火表

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曰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
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臣洛陽火度江者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令
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臣此推

臺作今

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于五時取五木_己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言符命表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_己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_己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于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_己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鶴火_己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愬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北史作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上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

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呂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呂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呂著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于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于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呂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于熒陽者熒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者皆感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呂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

商者、皇家于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于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呂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于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呂白者、楊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色白也、死龍所呂黑者、周色黑、所呂稱五者、周閏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呂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于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上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

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于毫毫者陳畱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畱公世子亳州總管是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自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畱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畱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畱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干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畱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攷眾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陳畱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召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附書王劭傳此以三十五

復上書言符命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勦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呂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開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官禮係民官義也拘民官禮係民官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官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

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算常呂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蠶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召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召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太亨作，故至尊召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召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畱三十日。

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駟驥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馬作
足坎于馬爲美奇是故駟驥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
至者言麻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端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
河圖皇參持日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破遂矩戲作術開皇
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后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
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
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
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
緯伏羲矩衡神鄭玄注亦曰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
亦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昌火德爲赤帝天子
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
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
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周承天元終訖之

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
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
被服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
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日來日漸長
亦其義也。授輔提者言授授政事于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
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已爲皇家
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
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
也。言羣臣合心輔佐，已與政治爛然可述紀也。所已于皇參持帝
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隋書王劭傳

上煬帝書請絕漢王諒屬籍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

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目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臣謝天下，謹案賊諒，自絕請改其氏。隋書王勑傳

上言文獻皇后生天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召天花妓樂來迎之。如來、召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佛殿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卽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召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

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
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上奏黃鳳泉二白石文

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駙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兵卻非虧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于大玉則有皇帝姓名竝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于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

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茲、蓋明長久吉慶也。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舍利感應記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袴曰檀越好心故畱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于掌而數之或少或多茲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于數量非世間所測于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召神尼爲言云我興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師法戒尼寺造連基浮圖召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燄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召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于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

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追將于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淨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親召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于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召正法
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二十召琉璃瓶盛
金瓶置舍利于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
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召精舍奉
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埽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
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眾容儀齊肅共召寶蓋旛
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
或燒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
眾作是唱言至尊召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于骨髓是
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

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眾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恩與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眾生發露懺悔于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敍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于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詔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及于彼眾罪方始覺知深心慚愧怖畏無已于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

眾旣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
截髮^呂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懲受戒請從今已往修
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
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眾圍繞墳闕沙門高捧
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
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真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
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呂起塔之日在大興宮之大興殿
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譜
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
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達于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
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眾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
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染^{曷染一作曷色}覆體^曷
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曷染^{曷染一作曷色}覆體者

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于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呂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于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圓置於佛堂日供養當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于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頓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

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于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召赤繩量地。鐵鋤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華州于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

同州于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驛。天夜雨。明日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眾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頃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于西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傾至于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于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竝大如鉢。出于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入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千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爐。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東北。其一狀如樓闌。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采之。呂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

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目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西巖寺最多蓋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眾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于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于恆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名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陝州瑞相圖置于佛堂神

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
如林木霧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翔而下乃
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于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
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既而定塔基于西嶮其東嶮舊舍利塔
有三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
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眾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
四面幡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于閒居寺起塔人眾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
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于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于三處各得一成磨方
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槩后有二浪
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汝州于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泰州于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于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于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爛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于野、呂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于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

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欵塊于道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于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于后橋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興上旣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異有文在其腹云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上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人于懷神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之

襄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復合

揚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于西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界、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擣得甄函銀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裏有音樂之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于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

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雲閣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于綠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城，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于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拂拔摩將詣揚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直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于今日。

交州于禪眾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于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于臨泉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眾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至于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娑、又擊之、呂行道法師于佛前爲之受戒、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于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浹放之、餘州若

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于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曰銀盤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蠶敕令審視之各于蠶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鐵甯而無捐廣弘明

集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深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一終